悼 頑童伐伐

文/鄭雅雯 照片提供/國立台灣文學館

今年的冬天,似乎格外感覺寒冷而蕭瑟……

換了新日曆(2008年)第一天上班,在與同事交談業務間,無意中同事見著電腦螢幕彈出的即時訊息——「伐伐過世了」。我詫異直覺喃喃地說,怎麼會?哪裡來的消息?什麼時候?趕忙走回座位想著可以迅速確認這件事的詳情管道與友人;同事邊惋惜地說:「他不久前剛才來館領長篇小說的『金典獎』耶?!看起來正值壯年……」

電話裡屏東的友人告知:「他是12月29日心肌 梗塞過世,當天(1月2日)上午告別式後火化, 隔日(3日)將牽引安置於台東老家。」當下,還 是覺得難以置信,彷彿他一貫惹人的誇張、得意 「玩笑」場景。

想起,第一次見到伐伐,是2005年的春天,因為籌劃「用筆來唱歌」主題圖書系列推廣活動,邀請諸多原住民作家來到台文館進行跨世代的原住民文學座談;兩天一夜的難得聚會交流,大家顯得非常興奮;當晚的風味晚餐直到凌晨12點還無法結束,押著走路歪歪斜斜的作家們,好不容易全部送到飯店;不到一會兒,伐伐又逐一敲大家房門,號召大家再去吃「宵夜」;又近十人再度因為伐伐盛情難卻,換下睡衣外出。席間複習他們的蒙古交流之旅、山與海的族群文化論戰,以及免不了的相互揶揄……這下直到清晨兩點,大家才累得回到住處安歇。

隔天一早要去接大家到館裡,發現所有的人 動來分享這位布農族男人格外驕傲的一刻。 早已起床,在附近散步,或呈睡眠不足狀倚坐住 處門廊;原來精力旺盛的伐伐,清早六點,便敲 了所有與會同伴的房門,強迫大家起床……。大



2007. 12. 16 台灣文學獎頒獎典禮致詞

家看來有些無可奈何,但是我想每個人都明白, 因為他太開心而珍惜相聚,捨不得把時間用來睡 譽吧!

之後陸續在台文館的幾個文學活動見著他總 是開心、振奮的身影……

2006年9月,他悄悄地特地來參加「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學術研討會」。在中午休息空檔時,被我在大門口見著出來「呼吸」的他,神秘地說「因為我打算要寫關於布農族的一部『長篇小說』,先來取經、見識一下怎樣的作品才配稱作為『大河小説』……」。雖是他向來輕鬆、笑話般的豪語裡,卻可以知道他是認真地在準備一勘查著獵場、琢磨著獵具、規劃著獵徑與目標。

2007年7月暑假期間,伐伐和浦忠成教授受邀來館進行「週末文學對談」,以玉山為主軸廣泛地談論。他帶著夫人與大女兒,一起分享他在文學的觀點。

2007年12月,他的《玉山魂》獲得台灣文學 獎一長篇小説「金典獎」肯定,這次更是全家出 動來分享這位布農族男人格外驕傲的一刻。



2007. 7. 7與浦忠成教授進行週末文學對談



2005年台文館「用筆來唱歌」主題書展之作家介紹



2008. 1. 27 追思紀念會現場

躊躇了幾天,為了協辦伐伐的追思會籌備事宜,我還是打了電話給伐伐的夫人——潘老師,跟她大致報告籌備討論的情形後,她問「…頒獎典禮那天,新民還問怎沒見到你?」事實上我心中對此亦是懸念,直想要找個時間去屏東道賀……面對這意外的消息,直讓人覺得遺憾、懊惱而竟有些氣結「……覺得他怎麼可以開這種玩笑!真的很過份!」潘老師嘆口氣,勉強地說,「對啊!他很過份啊,就這樣很瀟灑的走了!就像是他的個性啊,所以我們只好按照他,把他一部份骨灰撒到他最喜愛的新武呂溪;讓他還是很灑脫、自由而消遙。」

一直十分欣賞「米枸米 桑」(好好活著)這句布農族 的見面問候語,因為它充分彰 顯著布農族的生命哲學——在 穿梭山林的獵人文化裡格外鮮 明——因為危險無所不在而無 可預測,每一次見面相逢都 是珍貴的,因此必要祝福著

對方:晚輩要「好好活著」!活在當下的豁達智慧,在拿筆尋找回家的路的獵人伐伐身上,其實也很清晰;感覺他總是盡力,在每一個揮動獵刀的當下,驕傲地護衛他的家人、他的族群文化;相信他榮耀地漫步在回家的路。

鄭邦鎮館長在追思紀念會上,許下願望,盼望可以從這裡,台文館應該開始投入更多資源,來進行原住民文學研究典藏工作,作為未來推廣的深厚立基。我們深信透過文學,伐伐永遠與我們同在,也提醒這我們邁開原住民文學典藏的工作步伐!**文**

霍斯陸曼·伐伐Husluman Vava (1958-2007)

布農族巒社群(Take Banua),台東海瑞廣原村龍泉部落(Takimi)。屏東師專、師院數理系畢業,任國小教師、主任職。長年致力蒐集、整理布農族口傳神話、傳説,著有《中央山脈的守護者:布農族》,後將之轉化為小説創作,行文充滿獵人的智慧與精靈的訊息。崛起於九〇年代後期,意圖以筆為刀、祓除迷霧,塑造玉山精神圖騰與布農生活群像。著有短篇小説集《那年我們祭拜祖靈》、《黥面》等作品;長篇小説《玉山魂》寫作計畫2003年獲國家藝術基金會專案補助,出版後獲頒2007年「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説金典獎」。